

梅蘭芳題
畫

秋下叶



—— 張繆子著 ——

央 709

序一

嘗治目錄之學，每憾中國之百工技藝，皆有專書，即一事一物之微，亦無不可窮源
泝流，詳隱優窪，而詩話詞話，浩如煙海，尤爲繁頤，獨於京劇，頗少專著，蓋京劇晚
起，其詞純駁互見，士夫恥而弗事，洎譚梅楊余，後先競起，各以其藝術，著稱於世，
名作出演，九城爲空，是爲鼎盛。穆子先生，壯遊北部，歷觀名家之作，不可勝數，凡
有紀述，舉國傳誦，一字之褒，榮逾華袞，故並世論京劇者，莫不以穆子爲壇坫也。余
十年前，於役渝州，山居多暇，始從事弦歌，周諏博采，以考證之法，求當年名家之聲
音笑貌於楮墨之間，偶從趙君榮琛齋中，見穆子所撰聽歌想影錄，爲之狂喜，是時穆子
偃處津門，此書殺青後，間闊三四千里而入蜀，蓋不獨喜見穆子之書，抑如坐詣春明劇
史，歷數日夜而不息也。丙戌之秋，自蜀至津，始得重與穆子相處，譚論至多，而互相
發明者愈富，三四年中，有劇會之設，研討之外，繼以弄爨。丁亥春，交通銀行四十年
紀念之夕，余演失街亭之孔明，穆子奮起爲飾趙雲，結束登場，起霸一幕，四座驚嘆，
退曰：吾少壯時，屢演借趙雲，迴荊州，長板坡諸劇，今老矣，固當演此老趙雲也。一

時傳爲佳話，雖伶工亦訝其身手矯捷也。無何，謬子與余後先南歸，謬子病滯海濱，方衣食之不遑，劇事已如過眼煙雲，不復論記，余則囊筆香港，地異人殊，亦久不事此，託跡巖舍，夜猶獨處，游神南北，結習未忘，因寓書津門，求謬子之書，將重讀一過，以破岑寂，謬子忽走筆相告，將於續稿中，選其側重記事者，輯成一冊，名曰歌舞春秋，以余十年來爲此書知音，囑爲一言，余劇事久廢，文字荒落，何足以序謬子之書，惟近讀吾邑牧齋有學集鼓吹新編一序，其中引如來括拾，所稱牧牛女，將其乳賣與他女，加水二分，她汝輒轉賣與城中，凡所經過，皆各加水二分，水愈多，而乳愈少，以喻詩教之衰。余於京劇，亦有同感焉。京劇生腳，自程長庚王九齡以降，譚鑫培余叔岩繼之，今世所奉者，僅二三人，其實去古已遠，雄健清剛之音，輒轉盡失，亦正如學爲宋詩者，祇知山谷后山，而不復知少陵以上，尚有漢魏六朝，猶如牛女之乳，輒轉加水，而成糜也。謬子之書，及其全盛，是則盛唐之詩，尙未加水之乳也。歌舞春秋之刊，其有裨於研討者甚鉅，文字之美，固無論矣。嗚呼，白頭宮女，徒說玄宗，檀板金尊，空餘殘夢。已往不諫，來者可追，溫故知新，未始無用於今日，讀此書者，其亦有同感也耶。

辛卯花朝李秋齋

序二

民十左右，余與家兄姪傳，同客津門，往返朋儕，咸好劇曲，其中意氣相投，尤稱莫逆者，張謬子君，亦其一也。余初識君於韓慎先之夏山樓座上，其後馮武越在津，辦北洋畫報，余與家兄，時往談讌，君亦必同座，未幾余與君，又先後皆入交行服務，把晤益頻，交誼益厚。君篤嗜戲曲，民初在京，曾從老伶工王福壽學文武各劇，後在津，又從笛師徐惠如拍曲，顧深自謙抑，不肯稍炫所能，朋輩欲聆其歌，必強而後可。民廿五年，君奉調來滬，余亦先期南來，是年冬，與家兄置酒小酌，葉玉虎馮幼偉周梅泉沈崑三梅曉華姚玉芙程禦霜，一時咸集，君亦應邀而至，酒半酣，從弟伯遜擲笛，曉華禦霜，合唱刺虎畢，余強君起歌彈詞，聲韻悲涼，舉座爲之擊節。君凡事力求覈實，不苟空談，其評劇亦必先悉心研討，然後落筆。曾著「聽歌想影錄」一書，評臨平允，而所記某年某地，又皆鑒然可據，足見其實事求是之一斑。今又有「歌舞春秋」之作，側重記事，尤爲歌場珍貴之史料，君以行將付梓，囑爲一序，余與君相知有素，君於劇藝一道，探索甚勤奮，而論述甚謹嚴，爲余所深知，爰略述之，即以爲序可乎。

一九五一年三月海寧許源來序於海上之天香閣

序二三

余少時夙有劇癖，觀後必記其劇目，繫以評述，自民元及民九所記，均刊登於亞細亞報及公言報，民十至十三年，則散見於星報及北京晚報等報，民十四至十六年，因雙親先後棄養，迭遭大故，憂傷憔悴，家計身謀，不遑寧處，已而饑驅赴津，此後與燕市歌場，遂爾睽隔。至民十八年，始又以津門戲劇界聞見所及，載筆記述，則皆刊載於天津商報及天津大公報，尤以大公報所刊爲多。余自民十七年，入天津交行服務，晚間先後爲天津商報及天津大公報任編輯，則皆係兼職，至民廿五年，交行調余至滬總處任事，遂與津報界脫離，抗戰軍興，奔走港滇各地，從此談劇之作，遂爾擱筆矣。所有上述京津各報刊載劇評，除民二至民七，亞細亞報及公言報所載，已編爲聽歌想影錄，由天津書局出版，其餘自民八至民廿四年間，京津各報所載，他日或當另輯聽歌想影錄續集外，茲摘取自民五至民廿四年間，京津各報所登偏重記事之作，分爲上下兩編，（上編，北京，自民五至民十三，下編，天津，自民十八至民廿四，）輯成一冊，名之曰歌舞春秋，大抵均有關歌臺掌故，而京劇藝人當時之動態，與劇場興革之陳跡，於此亦可

窺見一斑，他日倘或足供修劇史者之參考，則此編似亦爲不虛矣。

一九五一年四月穎子張厚載序於海上之養拙軒

歌舞春秋目次

封面 梅蘭芳題簽又梅蘭芳演霸王別姬戲照	李秩齋	一
序一	許源來	三
序二	作者自序	五
序三		
上編 (自一九一六民五至一九二四年十三——北京)		
劉少少讚美劉喜奎 一九一六 (民五)		
譚鑫培蓋棺論定 一九一七 (民六)		二
孫菊仙演譚派名劇 一九一八 (民七)		四
孫菊仙演四進士之風趣 一九一九 (民八)		八
新明戲院之揭幕 (同上)		一
紅豆館主串演雙搖會 (同上)		一四
梅蘭芳戲綵雜記 (同上)		一八

央709

DX30/15

- 梅蘭芳扮演織女 一九一九（民八） 一一一
老譚戲份與小余字音談（同上） 一五
余叔岩爲母祝壽（同上） 一七
陳德霖扮演觀音（同上） 二一
梅蘭芳改良雁門關（同上） 三六
京劇藝人爲人力車夫服務（同上） 三八
上元節演上元夫人 一九二〇（民九） 四〇
梅楊合組崇林班 一九二一（民十） 四〇
京劇藝人救濟同業（同上） 四四
楊小樓演五人義（同上） 四六
書侯陳二老（同上） 四七
侯俊山演辛安驛與八大錘（同上） 五三
林畏廬師之汾河灣評（同上） 四八
梅楊合演鎮壇州（同上） 五四

記窩窩頭會義務戲	一九三三（民十一）	五五
崇林班重振旗鼓	（同上）	五七
涕泗滂沱之琴雪芳	（同上）	五九
梅蘭芳演風箏誤	（同上）	六二
開明戲院揭幕記	（同上）	六三
一幕離奇之堂會戲	一九三三（民十二）	六五
程硯秋紅拂傳之初演	（同上）	六七
梅蘭芳串演黃鶴樓	（同上）	六八
程硯秋婚禮彙誌	（同上）	七〇
新明院改建重張	（同上）	七四
軍警罷崗聲中之劇場	（同上）	七六
西施初演記	（同上）	七八
梅蘭芳三十生日聞見錄	（同上）	八二
綏玉軒中之藝趣	一九三四（民十三）	八四

王福壽之傲骨嶙峋	一九二四（民十三）	八四
下編	（自一九二九年十八至一九三五年廿四——天津）	
雁聲燈影錄	一九二九（民十八）	八七
星光梅影錄	（同上）	八八
老鄉親不老	（同上）	九一
梅蘭芳王鳳卿合演武昭關	（同上）	九五
陶顯亭彈詞絕唱	（同上）	九六
楊新合演之霸王別姬	（同上）	九七
梅楊義演雙鵝湖	一九三〇（民十九）	九八
瘋狂心理之表現	（同上）	一〇〇
孟小冬演探母回令	（同上）	一〇一
孟小冬再演捉放曹	（同上）	一〇三
尚小雲之賑災義演	（同上）	一〇五
再記梅楊合演迴荊州	（同上）	一〇六

程硯秋出演新新院（同上）	一〇七
春明梅話（同上）	一〇八
插花與繪畫（同上）	一〇八
王瑤卿演雁門關略記（同上）	一一〇
王瑤卿十三妹停演真因（同上）	一一二
麒麟童津門公演一九三三（民廿一）	一一三
黃災義演雜記一九三三（民廿一）	一一四
京劇刊物一時盛況（同上）	一一六
楊劇小記一九三四（民廿三）	一一八
尙和玉登臺（同上）	一一九
楊小樓祕本九伐中原（同上）	一二〇
楊小樓之愛國主義（同上）	一二一
壘山谷再誌（同上）	一二五
時慧寶之筆力（同上）	一二六

附錄

- 郝壽臣之荆軻傳一九三四（長二三）……………一二八
英雄反正定中原一九三五（民廿四）……………二二九
跋……………青山農……………一三三
一 新青年談屑（余著）……………一三三
二 林紓與張厚載（余著）……………一三四
三 記張魯子近况（柳絮）……………一三六
四 前輩京劇藝人的劇照（楊華）……………一三七
五 節錄張魯子來信（余著）……………一三八

歌舞春秋（上編——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四年——北京）

劉少少讚美劉喜奎（一九一六年民五）

北京劇界，有女藝人，始於辛亥革命，為歌臺一大變動。當時大棚欄內各戲園，幾乎全為女藝人所佔據，而劉喜奎鮮靈芝金玉蘭，尤為個中翹楚。譚鑫培王瑤卿諸名宿，咸致感慨，老譚更有「我男不及梅蘭芳，女不及劉喜奎」之歎。彼時女藝人之威力逼人，而喜奎尤為一時傑出人才，均可想見。時亞細亞報主筆劉少少，與黃遠生丁佛言，並稱輿論界三傑，亦常秉筆評劇，對喜奎傾倒備至，嘗作「冊封劉王」一文，刊諸報端，於喜奎所演各劇，無不讚美，頗與喜奎實從未謀面。丙辰秋，少少獨居法源寺，余一日趨往訪談，四壁蕭然無長物，而牀頭一案，置喜奎放大倩影一幀，談及喜奎劇藝，津津有味，曰：喜奎演醉酒，吾意當年玉環無此美姿，蓋玉環之肥，決不及喜奎之穠纖得中，且玉環無歌喉，而喜奎則珠圓玉潤，寧非此勝於彼耶。少少又在真共和報（時亞細亞報已停刊，改作「擬招隱賦」一文，自註云：「為吾家劉喜奎作也。然喜奎除登臺演劇而

外，屏絕酬酢，與少少初不相識，其孤高自不可及。喜奎與鮮靈芝於民國三四年間，同在大柵欄登臺，一在三慶園，一在廣德樓，望衡對宇，競爭甚烈，鮮之叫座力，終不及劉，某小報，載鮮靈芝曾令估衣局，特製繡金袍一襲，預備戰勝喜奎後，爲祖師爺披掛，但鮮之色藝萬非劉敵，此舉終屬徒勞云：亦趣聞也。（按劉喜奎近在北京，已任戲曲研究院實驗學校教師，曾參加藝人各種活動，思想更進步矣。）

譚鑫培蓋棺論定（一九一七年民六）

民國六年五月十日，（丁巳三月廿日）老生一代宗匠譚鑫培，病逝於北京大外廊營寓中。先是是年四月十四日，（舊歷閏二月廿五日）京中軍政各界，借金魚胡同那家花園，演唱堂會戲，老譚以抱恙辭勿往，軍閥陸榮廷遣其部下，強挾之行，力疾登場，歸而病劇，遂致不起。逝世後，各報競刊其平生軼事，余於公言報，亦述其劇藝與人品如次：

清末桐城陳澹然（劍潭）作「異俗傳」（刊於國學粹編）首程長庚，次簡三，（應係劉趕三之誤）復次爲譚鑫培，述長庚鑫培，皆以國勢阽危爲憂，而見王公大人之酣嬉，

皆竊鄙之云云，文中譏彈朝貴，並及清流，雖作者一肚皮不合時宜，自有借題發揮之處，然老譚傲岸之意態，頗可窺見一斑。民初黃遠生作「小叫天物語」，（刊於亞細亞報）亦載顯宦邢桐爲老譚屈膝故事。蓋老譚於清末，以聲技爲萬流所景慕，自王公大人以至販夫走卒，莫不心焉好之，每登場引吭，四座凝神屏息，一字一腔，能使人玩味於無窮。狄平子「庚子記事詩」所謂「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者，自是實錄，梁任公題老譚繡像，亦有「四海一人譚鑫培，聲名卅紀轟如雷」之句，亦非溢美。自長庚以後，惟老譚能神明於規矩之中，推陳出新，使觀衆心悅誠服，賣馬南陽關等劇，初不爲時重，常演於開場第二三齣，經老譚一唱，化腐朽爲神奇，遂成絕調，老譚又能將劇中唱白，隨時增減，以期進步，空城計孔明第二場出場，老本子原係西皮慢板一段，老譚於後場城樓，特增一段西皮慢板，遂將此場唱詞刪去，改以『兵繁祁山地，要擒司馬懿』兩句，彌覺簡捷。又珠簾寨李克用唱詞中，增益「自由平等」等句，罵曹劇中，罵張遼一段說白，則又加「狗仗人勢」等語，凡此皆可見其勇於改革之精神，其劇藝精博，聲名洋溢，非偶然也。至其聲容之妙，陳彥衡王孝慈（別署顧誤生）均多所論列，茲不贅述。（按彥衡有「說譚」之作，余曾爲之序，於民七出版，今坊間

已不可得矣。老譚之孫富英，初於劇藝，意主保守，不尚改革，馬彥祥先生嘗告之曰：爾祖演劇，多所更變，君豈不能繼祖武耶，「彥祥現任藝術事業管理局副局長，兼戲改處處長」今富英亦排演漁父恨及將相和矣。又近與周南老劇談，述伊少時與老譚談及空城計孔明升帳點將，不應仍着八卦衣，應着武鄉侯制服，老譚卽曰：「咱们改呀」，但終因武鄉侯制服，無法考證而罷，此亦老譚勇於改革之一證。）

孫菊仙演譚派名劇一九一八一（民七）

民國七年十月廿三廿四兩晚，山東水災籌款會，特邀京中名伶，演唱義務戲於第一舞臺，孫菊仙於兩晚皆演譚派之名劇，極為別致，余兩晚皆往觀。

廿三晚，余到場時，臺上正演天樂園崑弋班之通天犀，侯益隆王益友等演來精神飽滿，下為刺虎，韓世昌扮費宮人，唱作精到，胡慶合為配一枝虎亦佳，韓每演此劇，必以胡扮演此角，幾成定例矣。

下為五花洞，尚小雲飾假金蓮，嗓音大見進步，吳彩霞飾真金蓮，則未免相形見綰，梅榮齋飾包公，嗓音甚悶，不愧蟬子花臉之目，李順亭飾張天師，則大快人意。再